

卷二

佛祖綱目

C40
4514
(131)

80 1 2 3 4 5 6 7 8 9 90 1 2 3 4 5 6 7 8 9 100 1 2 3 4 5 6 7 8 9



C40-4514

了翁上座請大慈及百
家書置之武州紫雲山
我微矣塔院后府中永
為學子若不取詩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牛概謹誌



B 64853

佛祖綱目卷第十九

暑字號

甲子

漢平帝元
始四年

丙寅

漢孺子嬰
居攝元年

戊辰

改元
初

巳巳

莽

建國

甲戌

新改
天鳳

庚辰

新改
地皇

癸未

漢更始
元年

乙酉

東漢
光武

建武

丙辰

改元
中元

戊午

明帝永
平元年

癸亥

東漢
永平六年

壬午十九祖鳩摩羅多傳法闇夜多

鳩摩羅多大月氏國婆羅門之子昔為自在天人

欲

天見菩薩瓔珞忽起愛心墮生忉利聞憍尸迦說般

若波羅蜜多以法勝故升於梵天以根利故善說法

要諸天尊為導師以繼祖時至遂降月氏既得法已

後至中天竺國有大士名闇夜多問曰我家父母素

信三寶而常縈疾瘵凡所營作皆不如意而我隣家
久爲旃陀羅行而身常勇健所作和合彼何幸而我
何辜鳩摩羅多曰何疑乎且善惡之報有三時焉凡
人但見仁夭暴壽逆吉義凶便謂因因果處罪福殊
不知影響相隨毫釐靡惑縱經百千萬劫亦不磨滅
時闇夜多聞是語已頓釋所疑鳩摩羅多曰汝雖已
信三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依識有識依不覺不覺
依心心本清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寂寂
然靈靈然汝若入此法門可與諸佛同矣一切善惡
有爲無爲皆如夢幻闇夜多承言領旨卽發宿慧懇

求出家鳩摩羅多曰汝何許人可白父母而後出家
夜多曰我國北印度也去此三千里然吾有小術往
返亦易遂行其術與羅多須臾達彼夜多旣聞其父
母羅多遂與受具後告之曰吾今寂滅時至汝當紹
行化跡乃付法眼謁曰性上本無生爲對求人說於
法旣無得何懷決不決又云此是妙音如來見性清
淨之句汝宜傳布後學言訖卽於座上以指爪務面
如紅蓮開出大光明照耀四衆而入寂滅闇夜多建
塔以奉全身當此土新莽十四年壬午也○漢永平
四年明帝夜夢金人身長丈餘項佩日輪胸題卍字

飛行殿庭光明照耀旦問群臣太史傳毅奏曰臣按周書異記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八日平旦之時異風忽起宮殿屋舍悉皆震動有五色光氣入貫太微徧於四方盡作青紅色王問太史蘇繇是何祥瑞對曰西方有大聖人生王曰於此何如對曰此時無他一千年後聲教被及王使鐫石記之南郊天祠前以年計之至今辛酉一千一十年也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帝深信之遂遣中郎將蔡愔博士王遵秦景等十有八人至西域訪求其道 佛知此震旦國衆生緣熟將來教化梓潼帝君嘗言予受業報爲卮池龍

羈於積水之下連年旱虐水復爲泥身旣廣大無穴可容烈日上臨内外熱惱諸鱗甲中各生小蟲啞嚙困苦一日晨凉大光忽開五色雲氣浮光而過中有瑞相紺髮螺旋金容月瑩山靈河伯萬衆稽首讚歎歡喜聲動天地天香繚繞隨處生春予乃仰首哀號乞垂救度萬靈諸聖咸謂予曰此西方大聖正覺世尊釋迦文佛也今以教法流行東土隨教化身將往中國爾旣遭逢宿業可脫予乃身自踴躍入天光中具陳往昔報應之理世尊答言善哉帝子汝於向來孝家忠國又復憫世生護持心因果未周仇敵相爭

以人我相肆興殘忍遷怒於物業債當償今復自悔
欲求解脫汝於此時復有寃親之想與夫嗔患愚癡
念否予聞至理心地開明內外豁然如虛空住自顧
其身隨念消滅復爲男子得灌頂智予皈依焉

佛祖綱目卷第十九終

華亭居士張翼軫施刻此卷
養空居士對會稽馬存預書 男之梅刻
崇禎壬申仲秋

佛祖綱目卷第二十 往字號

甲子

漢明帝永平七年

起丙子

章帝建初元年

甲申

改元

丁亥

改章

己丑

和帝永元元年

乙巳

改元

丙午

廢帝延平元年

丁未

安帝永初元年

甲寅

改元

庚申

改元

辛酉

改建

壬戌

改延

癸亥

安漢

帝延光二年止

漢明帝永平丁卯佛教始入震旦

卯天竺沙門攝摩騰竺法蘭至洛陽

東土蔡愔等至天竺隣境月支國遇梵僧攝摩騰竺
法蘭二僧欲奉經像來此震旦遂同東還永平十年
至洛陽摩騰入闕獻經像帝大悅館於鴻臚寺蘭亦

間行而後至永平十四年己巳明帝詔於洛陽城西雍門外別立一寺使居之以白馬馱經而來遂名白馬寺帝幸其寺問摩騰曰佛出世後何以化不及此騰曰天竺迦毘羅衛國者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之中三世諸佛皆於此出天神龍鬼有願力者盡生彼中受化悟道餘處佛雖不往然光相及處千年五百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往化之帝大悅騰蘭進曰寺東何館帝曰昔有旱無因而起夷之復然夜有異光民呼爲聖塚因祀之疑洛陽神也騰曰按天竺金藏詮所誌阿育王藏如來舍利於天下凡八萬四

千所今震旦境中十有九處此其一也帝大驚卽駕幸拜之忽有圓光現塚上三身現光中侍衛呼萬歲帝喜曰不遇二大士安知上聖遺祐哉詔塔其上受制度於騰蘭塔成九層高二百尺明年光又現有金色手出塔頂尺許如琉璃中見天香郁然帝駕幸拜瞻光隨步武旋繞自午及申而滅帝於佛法深相敬信永平十四年五嶽道士褚善信費叔才等忌之斥言佛法虛僞騰蘭白帝曰吾佛出世間法水火不能壞請與道士驗之帝勅善信等盡出所有奇經秘訣與沙門所持梵策於正月十五日築壇火驗火作

而道士諸經俱燼惟佛經像儼然善信等自愧而死
道士一衆稽首欽服法蘭於大衆中卽唱偈言狐非
師子類燈非日月明池非江海納丘無山岳榮法雲
垂世界善種得開萌顯通希有法處處化群生自是
帝益驚異騰蘭習漢言久之譯四十二章經十地斷
結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等五經永平十六年攝摩
騰入寂竺法蘭自譯經五部十三卷

甲戌二十祖闍夜多傳法婆修盤頭

闍夜多北天竺國人智慧淵冲化導無量後至羅閱
城敷揚頓教彼有學衆惟尚辨論爲之首者名婆修

盤頭

此云常

一食不臥六時禮佛清淨無欲爲衆所

歸夜多將欲度之先問彼衆曰此徧行頭陀能修梵
行可得佛道乎衆曰我師精進何故不可夜多曰汝
師與道遠矣設苦行歷於塵劫皆虛妄之本也衆曰
尊者蘊何德行而譏我師夜多曰我不求道亦不顛
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
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慾心無所希名之曰
道時徧行聞已發無漏智歡喜讚歎夜多又語彼衆
曰會吾語否吾所以然者爲其求道心切夫絃急卽
斷故吾不贊令其住安樂地入諸佛智復告徧行曰

吾適對衆挫抑仁者得無惱於衷乎徧行曰我憶念
七劫前生常安樂國師於智者月淨記我非久當證
斯陀含果時有大光明菩薩出世我以老故策杖禮
謁師叱我曰重子輕父一何鄙哉時我自謂無過請
師示之師曰汝禮大光明菩薩以杖倚壁畫佛面以
此過慢遂失二果我責躬悔過以來聞諸惡言如風
如響況今獲飲無上甘露而反生熱惱耶惟願大慈
以妙道垂誨夜多曰汝久植德本當繼吾宗聽吾偈
曰言下合無生同於法界性若能如是解通達事理
竟夜多旣付法已於其座上以首倒植象婆羅樹枝

奄然而化衆欲闍維百千人舉之不能乃至諸羅漢
以神力舉之亦不能動衆乃炷香祝之遂頽然委地
闍維收舍利建塔當此土後漢明帝十七年甲戌也
初月支國王聞夜多德風躬詣問法修敬已請開
演夜多曰大王來時好道今去亦如來時王歎服

丁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傳法摩拏羅

婆修盤頭羅閱城人姓毘舍佉父光蓋母嚴一家富
而無子父母禱於佛塔而求嗣焉一夕母夢吞明暗
二珠覺而有孕經七日有一羅漢名賢衆至其家光
蓋設禮賢衆端坐受之嚴一出拜賢衆避席云回禮

法身大士光蓋罔測其繇遂取一寶珠跪獻試其真
偽賢衆卽受之殊無遜謝光蓋不能忍問曰我是丈
夫致禮不顧我妻何德尊者避之賢衆曰我受禮納
珠貴福汝耳汝婦懷聖子生當爲世燈慧日故吾避
之非重女人也賢衆又曰汝婦當一乳而生二子一
名婆修盤頭則吾所尊者也二名芻尼此云野鵲子昔如
來雪山修道芻尼巢於頂上佛旣成道芻尼受報爲
那提國王佛記云汝至第二五百年生羅閱城毘舍
佉家與聖同胞今無爽矣後一月果誕二子尊者婆
修盤頭年十五禮光度羅漢出家感毘婆訶菩薩與

之授戒行化至那提國彼王名常自在有二子長名
摩訶羅次名摩拏羅王問盤頭曰羅閱城土風與此
何異答曰彼曾三佛出世今王國有二師化導王曰
二師者誰答曰佛記第二五百年有二神力大士出
家繼聖一卽王之次子摩拏羅吾雖德薄亦當其一
初那提國有惡象爲害拏羅生而象息至是三十年
矣人尚不知其所以息王方同盤頭語忽使者報有
象巨萬逼城王憂之盤頭曰拏羅出患解矣王試命
拏羅出拏羅遂出城南向象撫腹大喝城爲震動群
象顛仆頃皆馳散至是人始知三十年之安以拏羅

也王大敬信命拏羅伽盤頭出家盤頭卽與授具付法偈曰泡幻同無碍如何不了悟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付法已踴身高半繇旬屹然而住四衆告曰願尊者無爲神通我輩欲收舍利遂復座入寂闍維舍利建塔當此土後漢安帝十二年丁巳也

佛祖綱目卷第二十一終

華亭居士張翼軫施刻此卷

養空居士對

會稽馬存預書

男之梅刻

崇禎壬申仲秋

佛祖綱目卷第二十一 秋字號

甲子

漢安帝延光三年起

丙寅

順帝永建元年

壬申

改陽嘉

丙子

改永和

壬午

改漢安

甲申

改建康

乙酉

冲帝永嘉元年

丙戌

質帝本初元年

丁亥

桓帝建和元年

庚寅

改和平

辛卯

改元嘉

癸巳

改永興

乙未

改永

戊

壽

戊戌

改延熹

丁未

改永康

戊申

靈帝建寧元年

壬子

改嘉平

戊

午

改光

癸亥

漢靈帝光和六年止

戊子安息國沙門安清字世高至京譯經庚戌

譯成九十五部凡一百一十五卷辛亥清至廬

山有邾亭廟神甚靈會三十餘船奉牲請福神

輒降語曰舟有沙門可與請來客請清至神復

降語曰吾昔與子俱出家學道吾好施而多噀
今爲廟神壽盡旦夕復恐墮地獄吾有縑千段
并雜寶物可爲立法營塔使生善處清使出形
神現大鱗悲淚如雨清取絹物辭別而去清至
豫章爲建大安寺因安得名乃江淮建塔之始也俄
而神逝報云得生善處後人於山西澤中見死
鱗頭尾數里今潯陽縣有大蛇村存焉

乙 二十二祖摩拏羅傳法鶴勒那

摩拏羅姓刹帝利父常自在王年三十遇婆修盤頭
遂出家傳西印度彼國王名得度瞿曇種族事

佛精進一日於行道處忽現一塔高一尺四寸其色
青玄衆莫能舉王卽大會梵行禪觀呪術三衆問塔
所繇衆莫能知摩拏羅曰此塔阿育王所造佛舍利
塔也四面示相前則尸毘王割股飼鷹救鵠後則慈
力王劍身燃燈左則薩埵太子投崖飼虎右則月光
王捐捨寶首四面皆是釋迦世尊宿世修道之跡今
王有緣故出現耳言已舉之王大悅遂謂摩拏羅曰
敢問法要答曰佛法能具七事去三物乃可學王問
三物七事爲何答曰所去三物貪嗔癡所具七事大
慈歡喜無我勇猛饒益降魔無證人所以明了不明

了以此耳王聞已曰至聖難逢世樂非久卽傳位太子出家七日而證四果拏羅深加慰誨曰汝居此國善自度人今異域有大法器吾當往化得度曰師應跡十方動念當至寧勞往耶拏羅於是焚香遙語月支國鶴勒那比丘曰汝教導鶴衆道果將證宜自知之時勒那爲彼國王寶印說修多羅偈忽覩異香成德王曰是何祥也曰西印土摩拏羅尊者將至此信香也王與勒那俱西嚮作禮拏羅亦以手東嚮三點於地答之卽辭得度與其具通衆凌虛而往勒那與寶印迎拏羅至王宮供養異日勒那問曰我止林間

已經九白

印土以一
年爲一白

有弟子龍子者幼而聰慧我於

三世推窮莫知其本拏羅曰此子於第五劫中生妙喜國婆羅門家曾以旃檀施於佛宇作槌撞鐘受報聰敏爲衆欽仰又問我有何緣而感鶴衆拏羅曰汝第四劫中嘗爲比丘當赴會龍宮汝諸弟子咸欲隨從汝觀五百衆中無有一人堪任妙供時諸弟子曰師嘗說法於食等者於法亦等今旣不然何聖之有汝卽令赴會坐是濫食報爲羽族師弟夙緣故今相隨勒那曰以何方便令彼解脫拏羅曰吾有無上法寶汝當聽受化未來際說偈曰心隨萬境轉轉處實

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鶴衆聞偈飛鳴而去
拏羅卽躡身空中呈十八變返座指地發一神泉復
說偈曰心地清淨泉能潤於一切從地而湧出徧滿
十方際偈已泊然寂滅勒那與寶印王建塔以奉全
身當此土漢桓帝十九年乙巳也
佛祖綱目卷第二十一終

華亭居士張翼軫施刻此卷
養空居士對會稽馬存預書
崇禎壬申仲秋
男之梅刻

佛祖綱目卷第二十二 收字號

甲子漢靈帝中平元年起庚午獻帝初平元年甲戌漢改興平元年丙子漢改建安元年

庚子魏高祖黃初元年辛丑蜀漢昭烈章武元年壬寅吳太祖黃武元年癸

卯漢後主建興元年丁未魏明帝太和元年巳酉吳改黃龍元年壬子吳改嘉禾元年癸

癸丑魏改青龍元年丁巳魏改景初元年戊午漢改延熙元年庚申魏改正始元年癸

亥漢後主延熙六年魏正始四年吳赤烏六年止

魏 曹姓五主共四十五年

三國 蜀漢劉姓二主共四十三年

吳 孫姓四主共五十九年

漢初平年中有牟子未詳名字避世隱居銳志

佛道著理惑三十七篇極其推崇梁僧祐律師收之弘明集 陳思王曹植字子建魏武帝操之中子十歲誦詩書十餘萬言善屬文邯鄲淳見而駭嘆稱爲天人植每讀佛經留連嗟玩以爲至道之宗轉讀七聲升降曲折世皆則之遊漁山聞有聲特異清颺哀婉因倣之爲梵唄然不好黃老嘗著辨道論以見意

巳丑二十三祖鶴勒那傳法師子比丘

鶴勒那

勒卽梵語鶴卽華言

月支國人姓婆羅門父千勝母金

光以求子禱於七佛金幢夢須彌頂有神童持金環

云我來及誕而天雨花國王以其有神徵乳於宮中宮嬪育之卽分身各爲其子有千許王曰我無儲嗣將育爾爲太子今者千身孰爲正子哉言已一子放光忽皆不見而見於其父母家王莫能如何七歲觀民間淫祠惡其宰殺入廟叱之廟貌遂隳鄉黨稱之爲聖子至年二十二出家棲一林間九旬誦大般若若感鶴衆相隨三十得法行化至中印度爲其王無畏海說法感日月天子禮拜其前王目見之乃問勒那日月國土總有多少勒那曰千釋迦所化世界各有百億迷廬日月我若廣說卽不能盡王聞忻然時勒

那演無上道度有緣衆有上足龍子蚤夭其兄師子博通強記事婆羅門將塋龍子而衆力舉其柩不能動勒那謂師子曰昔汝弟欲冥福汝而塑一佛像汝方信婆羅門投於地今汝弟雖謝世猶欲感悟汝故示斯異汝亟供像柩斯舉矣師子奉命而柩舉未幾婆羅門師死師子乃歸依勒那問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勒那曰汝欲求道無所用心曰旣無用心誰作佛事勒那曰汝若有用卽非功德汝若無作卽是佛事經云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故師子聞是語已卽入佛慧時勒那忽指東北問曰是何氣象師子曰我

見氣如白虹貫乎天地復有黑氣五道橫亘其中勒那曰其兆云何曰莫可知矣勒那曰吾滅後五十年北天竺國當有難起要在汝身吾將滅已今以法眼付囑於汝善自護持乃說偈曰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可得得時不說知師子比丘聞偈欣愜然未曉將偈何難勒那乃密示之言訖現十八變而歸寂闇維各欲分舍利興塔勒那復現形空中而說偈曰一法一切法一切一法攝吾身非有無何分一切塔大衆聞偈遂不復分就馱都場而建塔當此土後漢獻帝二十年己丑也

三藏康僧會行化至吳

康居國大丞相之子姓康名僧會棄俗歸緇遊化至建康營立茅茨設像行道吳人以爲妖吳主孫權聞之曰是漢明帝所夢佛道之遺風耶詔至問狀會廣陳如來之化因曰如來化已千年然靈骨舍利神應無方昔育王奉爲八萬四千塔此遺化也權曰舍利可得當爲塔之苟其無驗國有常刑會請期七日謂其屬曰佛法廢興在此一舉當加意懇求至期無驗乃展二七又無驗權曰趣烹之會默念我佛名真慈必不違我更請展期又七日五鼓矣聞鏗然有聲起

視瓶中五色錯發大呼曰果如吾願矣黎明進之權與公卿聚觀嘆曰希世之瑞也會言舍利威神一切世間無能壞者權使力士搥之砧碎而光明自若於是建塔立寺名其里曰佛陀寺曰建初江南塔寺自此而始權問太傅闕澤曰漢明何年佛教入中國何緣不及東方澤曰永平十一年佛法初至計今赤烏四年一百七十餘年矣永平十四年五嶽道士褚善信等與西僧暢法善信負妄慚死凡中國人例不許出家無人流布加之亂離歲深方至本國權曰孔子制述典訓教化來葉老莊修身自玩放浪山林歸心

80 1 2 3 4 5 6 7 8 9 90 1 2 3 4 5 6 7 8 9 100 1 2 3 4 5 6 7 8 9

撰述

佛祖綱目卷第二十二

四

澹泊何事佛爲澤曰孔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
佛教諸天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優劣可見也

佛祖綱目卷第二十二終

華亭居士張翼軫施刻此卷
養容居士對會稽馬存頂書
崇禎壬申仲秋男之梅刻

佛祖綱目卷第二十二終

佛祖綱目卷第二十三冬字號

甲子漢後主延熙七年魏正始五年吳赤烏七年起巳巳魏嘉平元年辛未吳太

壬申吳建興元年甲戌魏正元吳五鳳丙子魏甘露元年戊寅漢景耀元年

庚辰魏景元元年甲申魏咸熙元年乙酉晉武帝泰始元年丙戌吳寶鼎元年

巳丑吳建衡元年壬辰吳鳳凰元年乙未晉咸寧元年丙申吳天璽元年丁

酉吳天璽元年庚子晉太康元年庚戌晉惠帝永興元年辛亥改元康又

庚申改元康辛酉寧改元壬戌安改元癸亥晉惠帝永安二年止

晉司馬姓西晉起武帝乙酉止愍帝丙子四主
共五十二年東晉起元帝丁丑止恭帝巳未十

二主共一百四年二晉共一百五十六年

支那

佛祖綱目卷第二十三

卯二十四祖師子比丘傳法婆舍斯多

師子比丘中印度人姓婆羅門得法遊方至罽賓國有沙門波利迦本習小乘禪觀其學徒有五曰禪定曰知見曰執相曰捨相曰不語師子謂持不語者曰佛教勤行般若孰爲不語而反佛說耶謂捨相者曰佛教威儀具足梵行清白豈捨相耶謂執相者曰佛土清淨自在無著何執相耶謂知見者曰諸佛知見無所得故此法微妙覺聞不及無爲無相何知見耶四衆皆服從惟禪定師達磨達者聞四衆義屈憤悱而來師子曰仁者習定何當來此旣至於此胡云習

定彼曰我雖來此心亦不亂定隨人習豈在處所師子曰仁者旣來其習亦至旣無處所豈在人習彼曰定習人故非人習定我當來此其定常習師子曰人非習定定習人故當自來時其定誰習彼曰如淨明珠內外無翳定若通達必當如此師子曰定若通達一似明珠今見仁者非珠之徒彼曰其珠明徹內外悉定我心不亂猶若此淨師子曰其珠無內外仁者何能定穢物非動搖此定不是淨達磨達聞已遂作禮曰我於學道蓋虛勞耳尊者幸有以教我慙慙哀請師子曰諸佛禪定無有所得諸佛覺道無有所證

無得無證是真解脫酬因答果世之業報於此法中
悉不如是達磨達蒙師子開悟心地朗然師子旣攝
五衆名聞遐邇方求法嗣遇一長者引其子來問曰
此子名斯多當生便奉左手年二十矣終未能舒願
尊者示其宿因師子覩之卽以手接曰可還我珠童
子遽開手奉珠衆皆驚異師子曰吾前報爲僧有童
子名婆舍吾嘗赴西海齋受瞻珠付之今還我珠理
固然矣長者遂令出家師子會衆聖與受具以前緣
故名婆舍斯多師子卽謂之曰吾師密有懸記罹難
非久如來正法眼藏今當付汝汝應保護普潤來際

偈曰正說知見時知見俱是心當心卽知見知見卽
於今師子說偈已以僧伽黎密付斯多俾之他國隨
機演化斯多受教直抵南天竺師子謂難不可以苟
免獨留罽賓達磨達恨師子不令嗣祖一日渡谿見
女子浣露其足念曰此脛乃爾白晳耶師子忽至曰
今日之心可嗣祖乎

卍二十四祖師子尊者示寂

師子住罽賓國時有外道二人一名摩目多二名都
洛遮相與隱山學諸幻法欲共謀亂遂易其徒皆爲
僧形潛入王宮不效爲國所擒其王彌羅崛大怒曰

撰述
佛藏經卷之三
我素重佛何以爲此大逆遂勅誅沙門毀佛寺王自秉劍至師子前問曰師得蘊空否曰已得蘊空王曰離生死否曰已離生死王曰旣離生死可施我頭曰身非我有何吝於頭王卽揮刃斷師子首白乳湧高數尺王之右臂旋亦墮地七日而終太子光首泣曰吾父何故自取其禍延衆懺悔時象白山有仙人深明因果言師子與羅崛往世皆爲白衣以嫉法勝故陰戕於崛乃今償焉衆遂以師子報體建塔於被害處當此土魏甘露四年己卯也

乙酉
三藏僧會諫毀佛寺

吳主孫皓下令遍毀神祠波及梵宇群臣諫曰先帝感瑞創寺不可毀也皓遂召康僧會問曰佛言善惡報應可得聞乎會曰明主以孝慈治天下則赤烏翔而老人見以仁德育萬物則醴泉冽而嘉禾茁善既有應惡亦如之故爲惡於隱鬼得而誅之爲惡於顯人得而誅之易稱積善餘慶詩美求福不回雖儒典之格言實佛教之明訓皓曰然則周孔旣明安用佛教會曰周孔不欲深言故畧示其跡佛教不止淺言故詳示其要皆爲善也聖人惟恐善之不多陛下以爲嫌何也皓無以對遂罷毀寺之令
天竺耆域初

80 1 2 3 4 5 6 7 8 9 90 1 2 3 4 5 6 7 8 9 100 1 2 3 4 5 6 7 8 9

撰述

來交廣多著靈異至洛陽見比丘衣服華麗乃曰大違戒律非佛意也見帝都宮室曰大畧似忉利天宮然人天殊分疲民之力繕刻如此不亦侈乎大安元年知洛將亂辭歸天竺有僧乞一言為識域令集眾陞座曰守口攝身意慎莫犯眾惡修行一切善如是得度世言訖便默於是數百人各請域中食域皆許往明日五百舍皆有一域分身受食

佛祖綱目卷第二十三終

華亭居士張翼軫施刻此卷
養空居士對會稽馬存預書
崇禎壬申仲秋

男之梅刻

佛祖綱目卷第二十四藏字號

甲子晉惠帝永興元年起丙寅熙熙元年丁卯懷帝永嘉元年癸酉愍帝建興元年

元丁丑東晉元帝建武元年戊寅改大興元年壬午改永昌元年癸未明帝太寧元年

元丙戌成帝咸康元年乙未改咸康元年癸卯康帝建元元年乙巳穆帝永和元年

元丁巳改昇平元年壬戌哀帝隆和元年癸亥晉哀帝興寧元年止

佛圖澄至洛陽

佛圖澄天竺人姓帛氏晉永嘉四年至洛陽自云百有餘歲服氣自養積日不食善誦神呪役使鬼神腹旁有孔以綿塞之夜則拔綿出孔以自照每臨溪從孔出腸胃洗濯還納腹中欲於洛陽立寺以弘大法

值劉曜寇亂遂不果時石勒屯葛陂多殘殺部下大將郭黑畧素奉法澄卽杖錫投畧畧受五戒後畧從征伐輒預尅勝負勒疑而問畧畧曰有一沙門智術非常云將軍當畧有區夏已應爲師臣前後所白皆其言也勒喜曰天賜也遂召澄問佛道有何靈驗澄知勒不達深理止可以道術爲徵卽取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生青蓮花勒繇此信服澄因諫曰王者德化洽於宇內則四靈表瑞勒甚悅之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苦澄澄乃避去使人覓之不得還報勒勒驚曰吾有意向聖人聖人捨我去矣通夜不寢思

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旦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

乙酉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傳法不如蜜多

婆舍斯多罽賓國人姓婆羅門父寂行母常安樂初母夢得神劍因而有孕旣誕拳左手遇師子尊者顯發宿因密受心印後適南天至中印度彼國王名迦勝設禮供養時有外道號無我尊先亦爲王禮重嫉斯多至乃於王前論義謂斯多曰我解默論不假言說斯多曰孰知勝負彼曰不爭勝負但取其義斯多曰汝以何爲義彼曰無心爲義斯多曰汝旣無心豈

得義乎彼曰我說無心當名非義斯多曰汝說無心當名非義我說非心當義非名彼曰當義非名誰能辨義斯多曰汝名非義此名何名彼曰爲辨非義是名無名斯多曰名既非名義亦非義辨者是誰當辨何物如是往返五十九番外道杜口信伏時王宮殿忽有異香斯多肅然面北合掌長吁曰我師師子尊者今日遇難斯可傷焉尋辭王王曰尊者少留容有所問此苑有泉熱不可探願爲決之斯多曰此爲湯泉有三緣所致其一神業其二鬼業其三熱石熱石者其色如金其性常炎故其出泉如湯鬼業者謂其

鬼方出罪所遊於人間以餘業力煎灼此泉以償其夙債神業者謂神不守其道妄作禍福以取饗祀惡業貫盈宜罰役之亦使煎灼此泉以償濫祭王曰幸尊者驗之三緣中此果何者所致斯多曰此神業所致也卽命熱香臨水爲其懺悔須臾瀕水現一長人前禮斯多曰我有微祐得遇尊者卽生人中故來辭謝耳已而遂隱後七日其水果清冷如常泉斯多辭王王躬羅御仗以送之至南印度潛隱山谷時彼國王名曰天德迎請供養王有二子長曰德勝凶暴而色力克盛次曰不如蜜多和柔而常嬰疾苦王以問

斯多斯多爲陳因果王敬信受後六十載德勝嗣位
信向外道因致難於斯多不如蜜多以進諫被囚王
遽問斯多曰予國素絕妖詛師所傳者當是何宗斯
多曰王國昔來實無邪法我所得者卽是佛宗王曰
佛滅已千二百年師從誰得耶斯多曰飲光大士親
受佛印展轉至二十四世師子尊者我從彼得王曰
予聞師子比丘不能免於刑戮何能傳法後人斯多
曰我師難未起時密授我信衣法偈以顯師承王曰
其衣何在斯多卽於囊中出衣示王王命焚之五色
相鮮薪盡如故王卽追悔致禮師子真嗣旣明乃赦

蜜多蜜多遂求出家斯多問曰汝欲出家當爲何事
曰我若出家不爲其事斯多曰不爲何事曰不爲俗
事斯多曰當爲何事曰當爲佛事斯多曰王子智慧
天至必諸聖降跡卽許出家六年侍奉後於王宮受
具錫磨之際大地震動頗多靈異斯多乃命之曰吾
已衰朽安可久留汝當善護正法眼藏普濟群有聽
吾偈曰聖人說知見當境無是非我今悟本性無道
亦無理蜜多受偈已問衣可傳乎曰此衣爲難故假
以證明汝身無難何假其衣化被十方人自信嚮斯
多乃現神變化三昧火自焚平地舍利可高一尺德

勝王瓶浮圖而秘之當此土晉明帝乙酉歲也

戊申佛圖澄尊者入寂

石勒殂弟虎襲位尤傾心事佛圖澄澄謂虎曰帝王事佛在恭儉慈忍顯贊法道不爲暴虐不害無辜民有爲惡化之不悛者其可不罰乎但殺不可濫刑不可不恤耳永和四年十二月澄謂弟子曰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逝矣乃遣人辭虎虎驚曰大和尚遽棄我國有難乎卽至寺慰澄澄曰出生入死道之常也修短分定無繇增損有可恨者國家存心佛法建寺度僧當蒙福祉而布政暴虐刑罰交濫特違聖典

終無福祐能敷仁政祚或可延虎號慟悲咽知其必逝卽爲鑿壙營墳至八日安坐而逝壽一百七十歲入道一百九年酒不踰齒食不過中非戒不履立寺八百九十三所度弟子七千餘人凡澄所在國人無敢向其方涕唾便利者每相戒曰莫起惡心大和尚知汝自大教東來至澄而盛後有僧自雍州來見澄西入關以聞虎虎命發塚惟塊石存焉 竺佛調久師澄住常山寺積年或分身他處或經歲入山齋乾飯數斗歸常有餘有僧隨調山行值雪調入虎窟中宿虎還共臥後自剋亡日遠近皆至調曰人身無常

能專心真淨形數雖乖而必同勢言訖端坐而逝弟子入山見調坐巖上衆禮曰和尚尚在耶調曰吾常在耳乃不見衆共開棺惟衣履存

佛祖綱目卷第二十四終

華亭居士張翼軫施刻此卷
養空居士對會稽馬存預書
崇禎壬申仲秋男之梅刻

佛祖綱目卷第二十五 閏字號

甲子

晉京帝興寧二年

丙寅

帝奕太和元年

辛未

簡文咸安元年

癸酉

孝武

寧康元年

丙子

改太

丁酉

安帝隆安元年

壬寅

改元興

乙巳

改義熙

己未

恭帝元熙元年

庚申

宋高祖永初元年

癸亥

宋文帝景平元年

止

南北朝

宋劉姓八主共六十年

魏拓拔姓十

二主共一百四十九年分而爲東西魏

丁卯支遁法師隱居剡山

支遁字道林壯歲出家興寧二年至都講道行般若經謝安王羲之殷浩郗超孫綽許詢何克王坦之等皆與結方外交太和二年歸隱剡山嘗著銘以勗衆

有曰勤之勤之至道非彌茫茫三界渺渺長羈謹守
明禁抗志無爲有遺以馬者畜之曰吾愛其神駿耳
有遺以鶴者縱之曰冲天之物豈耳目玩哉晚移石
城山木食澗飲復至山陰講維摩經許詢爲都講聽
者欽服 慧永內江潘氏子與慧遠同師道安相期
結屋羅浮及遠爲安所留永乃先至潯陽刺史陶範
留憩廬山舍宅爲西林以居之峯嶺別立茅室嘗有
一虎馴伏入其室者輒聞異香因號香谷

肥道安法師至長安

道安常山衛氏子世業儒年十一出家師事佛圖澄

讀書日記萬言才辯無敵性聰而貌醜時人語曰漆
道人驚四隣澄歿率徒衆依陸渾山寧康元年至襄
陽立檀溪寺時有高士習鑿齒詣安自稱曰四海習
鑿齒安應聲答曰彌天釋道安太元四年秦主苻堅
攻拔襄陽得安而喜謂左右曰吾以十萬師取襄陽
才得一人半耳左右問爲誰曰安公一人習鑿齒半
人也安至長安大弘法化

丙戌 慧遠法師住廬山

慧遠鴈門賈氏子少好學博綜六經充善莊老宿儒
先進莫不服其深致年二十一與弟慧持造道安法

席聞出世法而悅之嘆曰儒道九流特糠粃耳遂出家時門徒數千遠居第一座安嘗謂衆曰使道流東國者其在遠乎及關中擾亂安散其徒各隨所往靡不諄諄規誨獨遠不聞一言因恠問之安曰若汝者吾尚何言哉遂自荊州將之羅浮抵潯陽見廬山愛之乃立精舍以去水猶遠舉杖扣地曰若此可居當使朽壤抽泉言畢清流湧出學侶漸衆遠慮居隘非弘道之所其夜山神忽見夢曰此山足可棲神願毋他往一夕天大雨詰旦林麓廣闊素沙布地梗柁文梓克布地上刺史大相感動乃爲建刹丙戌畢功

名其殿曰神運號曰東林先是陶侃刺廣州漁人見海中有神光網之得金像文殊後商人於海東獲一圓光持以就像若彌縫然侃以送武昌寒溪寺及侃移督江州迎像將還至舟而溺及寺成遠至江上虔禱像忽浮出遂迎至神運殿造重閣以奉之

戊子二十六祖不如蜜多傳法般若多羅

不如蜜多姓刹帝利南印度王之次子既得法於婆舍斯多後行化至東印度彼王名堅固奉外道師長爪梵志暨蜜多將至王與梵志同覩白氣貫於上下王曰斯何瑞也梵志曰此魔來之兆耳何瑞之有卽

鳩徒衆議曰不如蜜多將入都城誰能挫之弟子曰我等各有呪術可以動天地入水火何患哉蜜多至見宮牆有黑氣乃曰小難耳直詣王所王曰師來何爲曰將度衆生王曰以何法度曰各以其類度之時梵志聞言不勝其忿卽以幻法化一大山於蜜多頂上蜜多指之忽移化山還壓彼頭復以手按地地動五百外道皆不能立梵志怖懼懺禮蜜多蜜多復按地地靜指山山滅王異曰大治齋集諸外道懇蜜多預會蜜多初不欲行而知所會地將陷乃往王喜曰師肯來耶蜜多曰吾非應供來救死耳此地已爲龍

窟須臾當下陷王大恐與其衆俱如高原反顧其地已淵然成湫矣王益敬信蜜多乃爲王演說法要俾趣真乘且曰王國有聖人當繼我法先是東印有婆羅門子年二十幼失父母不知名氏或自言瓔珞人遂名曰瓔珞童子丐行閭里有問汝行何急卽曰汝行何緩問何姓卽曰與汝同姓人莫測之一日王與蜜多同車而出瓔珞稽首於前蜜多曰汝憶往事否答曰我憶往劫中與師同居師演摩訶般若我演甚深修多羅今日之事蓋契昔因蜜多謂王曰此大勢至菩薩也繼後出二人一人化南印度一人緣在震

旦九年却返此方遂以昔因名童子爲般若多羅付正法眼藏偈曰真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爲智蜜多旣付法已卽辭王曰吾化緣已終當歸寂滅願王於最上乘無忘外護卽還本座現形如日少頃復呈十八變出三昧火自焚雨金色舍利王以金塔闕之當此土晉武帝戊子歲也

巳道安法師入寂

太元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道安見有異僧出入窓隙安以生處問之異僧手指西北卽時雲開見樓閣如幻出口彼兜率天也二月八日跏趺而逝安每疏

經義必求聖證一日感龍脣尊者降安出所製似之尊者欽嘆以爲盡契佛心仍許以密助弘通安識其爲賓頭盧因設日供門弟子通其業者數十人有法遇者傳教長沙徒衆數百中有一人私飲遇縱而不舉安廉知之卽封荆以寄遇抱荆泣曰董衆無狀遠遺師憂於是俯伏受譴安左臂有一肉串隆起如印將可上下而不出腕時號印手菩薩

庚寅慧遠法師結蓮社

晉室式微天下奇才絕俗之士多隱居不仕來歸慧遠遠曰諸君倘有心淨土之遊宜加勉勵於是率衆

共結蓮社一心念佛期生淨土令劉程之著發願文而王喬之等復爲念佛三昧詩以見志遠序曰念佛三昧者何思專想寂之謂思專則志一不撓想寂則氣虛神朗氣虛則智恬其照神朗則無幽不徹斯二乃是自然之玄符會一而致用也是故靖恭閒宇而感物通靈御心惟正動而入微此假修以凝神積習以移性猶或若茲况夫尸居坐忘冥懷至極智落宇宙而暗蹈大方者哉請言其始菩薩初登道位甫窺玄門體寂無爲而無弗爲及其神變也則令修短葺常度巨細互相逼三光迴景以移照天地卷而入懷

矣又諸三昧其名甚衆功高易進念佛爲先窮玄極微尊號如來神體合變應不以方故令入斯定者昧然忘知卽所緣以成鑒鑒明則內照交映而色像生焉非耳目之所暨而聞見行焉於是觀夫淵凝虛鏡之體則悟靈相湛一清明自然察玄音之叩心聽則塵累每消滯情融朗非天下之至妙孰能與於此以茲而觀一覲之感乃發久習之深覆豁昏習之重迷若匹夫衆定之所緣故不得與其優劣居可知也是以奉誠諸賢咸思一揆之契感寸陰之頽景懼來儲之未積於是洗心法堂整衿清回夜分忘寢夙宵惟

勤庶夫貞詰之功以通三乘之志臨津濟物與九流
而同往仰援超步拔茆之興俯引約進秉策其後以
覽衆篇之揮翰豈徒文詠而已哉釋慧巍山居禪
定山鬼現種種形皆隨巍點化而隱時大雪有一女
子姿容婉媚衣服鮮麗來白巍曰上人有德天遣我
來以相慰諭因說種種欲言巍一心不動乃謂女曰
吾心若死灰無以革囊見試女遂凌雲而去顧嘆曰
海水可竭須彌可傾彼上人者秉志堅貞

辛鳩摩羅什法師至長安

鳩摩羅什

此翻
童壽

中天竺人父名鳩摩羅炎家世相國

棄榮出遊龜茲王以妹妻之生羅什什生而神靈七
歲隨母入寺見鐵鉢試取加項俄念此鉢甚重我何
能舉卽不勝重遂悟萬法惟心博學強記人莫能及
年二十什母辭王往天竺謂什曰方等深教不可思
議傳之東土惟爾之力但於汝無利其可奈何什曰
必使大化流轉雖苦無恨母至天竺道成獲阿那含
果符堅據秦攻襄陽得道安安因勸堅迎西域羅什
適太史奏德星現於西域分野當有大智人入輔中
國堅曰朕聞龜茲有羅什者得非此耶遣將呂光謂
曰朕非貪地用兵聞羅什深解法相爲後學宗若克

龜茲卽宜馳驛送什及破龜茲送什以歸中道聞堅已爲姚萇所害遂止不返什因不至秦後萇亦聞什名要請而光不允萇亾子興復請亦不允因遣兵伐光光敗降秦方得迎什十二月什至長安秦主命什於西內逍遙園譯經什尋覽舊經多所紕繆不與梵本相應乃集沙門僧肇僧叡等重譯僧肇自爲沙門名震三輔什在姑臧肇往依之什與語驚曰法中龍象也及歸關中助什詳定經論因出大品之後著般若無知論什覽奇之傳其論至廬山慧遠深相讚嘆僧叡冀州人初遊學諸方後入關從羅什講成

實論什嘆曰子真精識傳譯有賞音吾何恨焉

○慧遠法師著法性等論

慧遠住廬山大弘法道聞鳩摩羅什入關遣書通好什答書畧曰經言末後東方當有護法菩薩最哉仁者善弘其事并遺偈一章曰旣已捨染樂心得善攝否若得不馳散深入實相否異境空相中其心無所樂若悅禪智慧是法性無照虛誑等無實亦非停心處仁者所得法幸願示其要遠復答以偈曰本端竟何從起滅有無際一微涉動境成此頽山勢惑想更相乘觸理自生滯因緣雖無主開塗非一世時無悟

宗匠誰將握玄契來問尚悠悠相與期暮歲初震旦
未有涅槃常住之說但云壽命長遠遠曰佛是至極
至極則無變無變之理豈有窮哉乃著法性論十四
篇畧曰至極以不變爲性得性以體極爲宗羅什見
論歎曰邊方未見經便闇與理會豈不妙哉

丙午天竺佛跋陀至關中

天竺佛跋陀

此云覺賢

得正法於佛大先佛大先與達

磨同叅二十七祖

跋陀

既得法後遊罽賓國嘗積歲

宴坐時有秦沙門智嚴等西往罽賓迎陀入關鳩摩

羅什倒屣而迎恨相見之晚議論多所發藥秦太子

姚泓延至東宮對什論法什問法云何空陀曰衆微
成色色無自性故色卽空又問旣以極微破色空復
云何破一微陀曰以一微故衆微空以衆微故一微
空沙門寶雲不省其意咸謂跋陀所計微塵是常更
申請之陀曰法不自生緣會故生緣一微故有衆微
微無自性則是空矣寧當言不破一微乎時秦尚玄
化沙門出入宮闕者數千跋陀隤然而已一日偶謂
弟子曰昨見天竺五舶俱發應合至矣又其徒自言
得那含果僧正道碧曰佛不許言自所得法五舶之
論何所窮詰弟子輕言誑惑於律有違義不同處陀

遂渡江入匡廬見慧遠論義遠高之乃請出禪數諸經稽考別傳之旨源流所自未幾而五舶俱至

丁未天竺佛陀耶舍至關中

鳩摩羅什在秦嘗於草堂寺講經秦主姚興及朝臣沙門數千肅容觀聽一日興謂什曰大師聰明才辨海內無雙何可使法種不嗣哉遂以宮女十輩逼令受之什自是不住僧房別立解舍諸僧中有欲效之者什乃聚鉢盈鉢謂諸僧曰若能見效食此者可畜室耳因舉匕進鉢如常膳諸僧媿服乃止天竺佛陀耶舍

此云覺明

至姑臧聞羅什受秦宮女嘆曰什如好

綿其可使入棘刺乎什聞耶舍爲已遠來勸秦主迎之使者至彼耶舍曰明旨遠降便當驛馳副檀越待士之勤脫如見禮羅什則貧道當在北山北矣使還興復敦請耶舍乃來秦主郊迎別創精舍處之設供如王者耶舍一無所受時至分衛一食而已

○陶潛居士謁慧遠大師

慧遠住東林寺下有虎溪遠送客每以虎溪爲限義熙三年道士陆修靜偕陶潛入山見遠遠送之執手談話不覺過虎溪虎便哮吼三人相顧大笑世傳爲三笑圖時潛居柴桑近廬山常訪遠遠愛其曠達以

書招入社潛性嗜酒謂許飲卽來遠許之乃造焉久之以無酒攢眉而去潛字元亮初名淵明嘗仕晉爲彭澤令晉滅改名潛時號靖節先生

庚戌遺民居士劉程之示生淨土

劉程之字仲思彭城人少孤事母以孝聞初爲府參軍卽隱去桓玄劉裕等交薦不就乃之廬山依慧遠遠曰官祿巍巍何以不爲程之曰君臣相疑疣贅相虧晉室無磐石之固物情有累卵之危吾何爲哉遠然其說大相器厚朝廷知其志不可奪旌其號曰遺民遠創蓮社俾程之撰誓文其畧曰神者可以感涉

而不可以迹求必感之有物則幽路咫尺苟求之無方則渺茫何津今幸以不謀而感僉心西境乃機象通於寢夢欣懽百於子來可不克心克念重精疊思以凝其慮哉然景續參差功福不一雖晨期云同而夕歸攸隔卽我師友之眷良可悲矣是以慨然胥命整衿法堂等施一心亭懷幽極誓茲同人俱遊絕域其有警世絕倫首登神界則無獨善於雲嶠忘兼金於幽谷先進後升勉思彙征之道然後妙觀大儀啓心真照識以悟新形繇化革程之復著念佛三昧詩以表專志始涉半歲卽於定中見佛光照地皆作金

色居十五年又見阿彌陀佛玉毫光照垂手慰接程之懇曰安得如來爲我摩頂覆我以衣俄而佛爲摩頂引袈裟被之翼日念佛又見身入寶池蓮花青白其水湛然一人頂有圓光胸出卮字指池水曰八功德水汝可飲之程之飲水甘美及寤猶覺毛孔香發乃告衆曰吾淨土之緣至矣對像焚香再拜祝曰我以釋迦遺教故知有阿彌陀佛此香供養釋迦如來次供阿彌陀佛及妙法華經願一切有情俱生淨土言訖面西合掌而逝異香郁然七日而息時晉義熙六年也 周續之字道祖鴈門人幼通五經五緯號

十經童子養志閒居公卿交辟皆不就事慧遠預蓮社宋文帝踐祚召對辯析帝大悅或問身爲處士時踐王廷可乎答曰心馳魏闕者以江湖爲桎梏情致兩忘者市朝亦巖穴耳時稱通隱先生後居鍾山專心念佛愈老愈篤一日向空云佛來迎我合掌而逝 張野字莘民居潯陽兼通華梵尤善屬文舉茂才屢徵散騎常侍俱不就入廬山蓮社修淨業義熙十四年與家人別入室端坐而逝 張詮字秀碩野之族子高逸好學耕鋤間帶經不釋屢徵弗就庾悅以其貧舉爲潯陽令笑曰古人以容膝爲安屈志就祿

奚榮之有乃入廬山依蓮社研窮內典多有悟入宋
景平元年無疾安臥而逝 雷次宗字仲倫入廬山
蓮社立館東林之側及遠示寂與子侄書曰吾弱冠
入廬山事釋和尚於時師友淵源務宏聖道玩心佛
理夜以繼日樂而忘憂二十餘載淵匠既傾良朋亦
喪遂與汝曹歸耕隴畔山居十年齒逾知命及今耄
未至昏尚可勵志成西歸之津梁自今以往家務大
小一勿見關子平之言可以爲法 闕公則入廬山
蓮社既卒友人於洛陽白馬寺夜中爲作忌祭忽一
時林木殿宇皆成金色空中有聲曰我闕公則也祈
生極樂今已得生言訖無所見

任慧持法師入寂

慧持卽慧遠之弟年十八與遠同事道安止廬山隆
安二年辭遠入蜀遠畱之曰人生愛聚汝獨樂離持
曰滯情愛聚者本不應出家今旣割欲求道正以西
方爲期耳遂辭至成都大弘佛法升其堂者皆號登
龍門晉義熙八年垂誠門徒訖卽入定於龍龕樹

癸丑鳩摩羅什法師示寂

鳩摩羅什雅好大乘志在敷演常嘆曰吾若著筆作
大乘阿毘曇非迦旃子比也今深識者旣寡將何所

論惟爲姚興著實相論二卷後秦弘始十五年四月示有疾乃口出三番神呪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致力病覺危殆遂集衆曰因法相逢殊未盡心方復後世惻愴可言自以闇短謬克傳譯願傳之後世咸共流通今於衆前發誠實誓若所傳無謬義并佛心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焦爛言訖而寂闇維新滅形盡舌根不壞若紅蓮色壽七十初什嘗與母謁大月氏國北山尊者北山謂其母曰善護此沙彌年三十五毘尼無缺度人如優波毘多杯度在彭城聞什入關嘆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相見杳然未期

遲於來世耳什自入關後弟子凡千餘人生肇融獻謂之什門四聖所譯經論三百九十餘卷 釋道生姓魏氏生而穎悟不喜塵囂落髮受戒初入廬山幽棲七年後遊關中從羅什受業關中僧衆欽服若神甲寅慧永法師往生淨土

慧永住西林三十年絕志塵囂一心安養鎮南將軍何無忌至虎溪慧遠從徒數百人高言華論舉止可觀而永衲衣半脰荷錫持鉢松下飄然而來神氣自若無忌嘆曰永公清散之風乃多於遠公也義熙十年示微疾忽歛衣合掌求趺欲起如有所見衆咸驚

問永曰佛來迎我言訖而化異香七日乃歇

丙辰慧遠法師示生淨土

慧遠住廬山三十年影不出山尅志西方初十一年三覲聖相沉厚不言後十九年義熙丙辰七月晦夕於般若臺前方從定起見阿彌陀佛身滿虛空圓光之中有諸化佛觀音勢至左右侍立又見水流光明分十四支流注上下演說妙法佛告遠曰我以本願力故來安慰汝七日後當生我國又見佛陀耶舍慧持慧永劉遺民在佛之側前揖遠曰師志在先何來之晚耶遠乃謂弟子曰吾始居此三覲聖相今復再

見吾生淨土必矣至八月六日遠乃端坐入寂壽八十四僧濟從慧遠游遠嘗曰紹隆大法其在爾乎後疾篤誠期淨土遠遺燭一枝曰汝可運心安養濟執燭憑几停想無亂又集衆諷淨土諸經五更濟以燭授弟子元弼令隨衆行道頃之覺自秉一燭乘空而行見阿彌陀佛接置於掌遍至十方歛然而覺且悲且慰自省四大了無疾苦明夕忽起立目逆虛空如有所見須臾還臥容色愉悅謂傍人曰吾行矣右脇而逝時方炎暑三日而體不變異香郁然道敬瑯琊人祖凝之刺江州因從慧遠出家博通經論篤

志念佛宋永初元年謂眾曰先師見命吾其行矣端
坐唱佛而化眾見光明滿室彌時方滅
佛祖綱目卷第二十五 終

華亭居士張翼軫施刻此卷
養空居士對
崇禎壬申仲秋
會稽馬存預書
業應週刻

佛祖綱目卷第二十六

餘字號

甲子

宋文帝元年起

甲午

孝武孝建元年

丁酉

明改大

乙巳

明帝泰始

元壬子

改泰

癸丑

廢帝元

丁巳

順帝昇

巳未

齊太祖建

元癸亥

齊武帝永

年

齊蕭姓七主共二十四年

乙丑曇順法師往生淨土

曇順黃龍人從鳩摩羅什講經什嘆曰此子奇器也
後依慧遠修淨業宋元嘉二年別眾坐逝異香滿室

丙寅杯渡尊者入寂

杯渡初示現冀州貌甚寒癯嘗乘木杯渡水神化莫
測不修細行或扣水而浴或著屐登山或跣足入市

惟荷一蘆圖子更無餘物嘗至廣陵遇村舍李家方飯僧渡乃以蘆圖置於中庭直入齋堂而坐衆環目之渡自若時有數人見蘆圖礙道盡力移之不能動渡食畢便挈之而去笑曰四天王時李氏童子窺見圖中有四小兒皆長數寸眉目如畫於是李知其異請渡在家供養久之忽索袈裟李辦未至渡云暫出至暮不歸合境聞有異香跡之忽見渡在北巖下敷一敗袈裟於地晏然而寂頭前腳後皆生蓮花鮮香逼人一夕而萎旣殞數日後有人從北來云見渡負蘆圖行向彭城乃啓棺僅存韡履而已至彭城有黃

欣者深信佛法見渡拜請還家家至貧但麥飯而已渡甘之如飴後東游吳郡見網師從乞魚網師怒不與渡乃拾兩小石投水中俄有兩牛鬪其網網碎不復見牛吳郡民朱靈期自高麗還風携至一洲見一寶寺寺僧設食乃拜其僧乞速還鄉其僧問曰識杯渡道人否曰識其僧因指北壁一囊掛錫杖及鉢曰此杯渡者今以鉢寄君并作書著函中復授青竹杖令置舫前三日便至石頭渡忽至開書大笑取鉢擲空復接曰我不見此鉢四千年矣宋元嘉三年九月示滅滅後人猶時時見之嘗作一鉢歌曰遏喇喇聞

聒聒總是悠悠造抹撻如飢喫鹽加得渴枉卻一生
頭枿枿究竟不能知始末拋却死屍何處脫勸君努
力求解脫閑事到頭須結撮火落身上當須撥莫待
臨時叫菩薩丈夫語話須豁豁莫學癡人受摩拏趁
時結裹學擺撥也學柔和也麤糲也剃頭也披褐也
學凡夫做生活直語向君君未達更作長歌歌一鉢
一鉢歌多中一一中多莫笑野人歌一鉢曾將一鉢
度娑婆青天寥寥月初上此時影空含萬像幾處浮
生自是非一源清淨無來往更莫將心造水泡百毛
流血是誰教不如靜坐真如地頂上從他鵲作巢萬

代金輪聖王子只這真如靈覺是菩提樹下度衆生
度盡衆生不生不死真丈夫無形無相大毘
盧塵勞滅盡真如在一顆圓明無價珠眼不見耳不
聞不見不聞真見聞從來一句無言說今日千言強
爲分須諦聽人人盡有真如性恰似黃金在鑛中鍊
去鍊來金體淨真是妄妄是真若除真妄更無人真
心莫謾生煩惱衣食隨時養色身好也著惡也著一
切無心莫染着亦無好亦無惡二際坦然平等道龕
也餐細也餐莫學凡夫相上觀也無龕也無細上方
香積無根蒂坐亦行行亦坐生死樹下菩提果亦無

坐亦無行無生何用覓無生生亦得死亦得處處當
來見彌勒亦無生亦無死三世如來總如此離則著
著則離幻化門中無實義無可離無可著何處更求
無病藥語時默默時語默縱橫無處所亦無語亦
無默莫喚東西作南北嗔卽喜喜卽嗔我自降魔轉
法輪亦無嗔亦無喜水不離波波卽水怪時捨捨時
怪不離內外及中間亦無怪亦無捨寂寂寥寥無可
把苦時樂樂時苦只這修行斷門戶亦無苦亦無樂
本來自在無繩索垢卽淨淨卽垢兩邊畢竟無前後
亦無垢亦無淨大千同一真如性藥是病病是藥到

頭兩事須拈却亦無藥亦無病正是真如靈覺性魔
作佛佛作魔鏡裏尋形水上波亦無魔亦無佛三世
本來無一物凡卽聖聖卽凡色裏膠青水裏鹽亦無
凡亦無聖萬行總持無一行真中假假中真自是凡
夫起妄塵亦無真亦無假若不喚時何應喏本來無
姓亦無名只麼騰騰信脚行有時鄺市并屠肆一朵
紅蓮火上生也曾策杖游京洛身似浮雲無定著幻
化繇來似寄居他家觸處更清虛若覓戒三毒瘡痍
幾時瘥若覓禪我自縱橫汨論眠大可憐不是顛世
間出世天中天時人不會此中意打著南邊動北邊

若覓法雞足山中問迦葉大士持衣在此中本來不用求專甲若覓經法性真源無可聽若覓律窮子不須教走出若覓修八萬浮圖何處求只知黃葉止啼哭不覺黑雲遮日頭莫恠狂言無次第諦羅漸入籠中細只這籠中細也無卽是圓明真實諦真實諦本非真但是名聞卽是塵若向塵中解真實便是堂堂出世人出世人莫造作獨行獨步空索索無生無死無涅槃本來生死不相干無是非無動靜莫謾將身入空井無善惡無去來亦無明鏡掛高臺山僧見解只如此不信從他造劫灰

辛未天竺求那跋摩至金陵

求那跋摩

此云功德鎧

初讓國出家貫通三藏屬國諸王

皆受其歸戒遊闍婆國其王欲出家事之群臣固請不可乃令國中曰若率土奉和尚歸戒卽從爾請於是其國臣民稽首遵命元嘉初宋文帝聞其名遣使迎之摩欣然附舶抵廣州道繇始興摩愛其山類靈鷲爲畱耆年於寺壁畫定光布髮等像夜輒有光常在定累日不出寺僧遣沙彌候之忽見白獅子仰躡柱而戲滿空皆青蓮花沙彌驚走大呼寺僧爭至了無所有元嘉八年至金陵帝問曰寡人常欲持齋不

殺以身應物不獲所願師幸教之摩曰道在心不在
事法繇已不繇人且帝王所修與匹夫異匹夫倘不
克已苦節何以爲用帝王以四海爲家萬民爲子出
一嘉言則士庶咸悅布一善政則神人以和刑不夭
命役不勞力則風雨時若寒暑應節百穀滋繁桑柘
鬱茂以此持齋齋亦大矣以此不殺利亦多矣安在
輟半日之食全一禽之命然後爲弘濟耶帝撫几嘆
曰俗迷遠理僧滯近教如師言可論天人之際矣
壬申道生法師至金陵

初道生見初分涅槃經云除一闍提皆有佛性乃曰

闍提何得獨無佛性此經來未盡耳於是倡言闍提
皆當成佛一時文字之師共詆爲邪說於律當擯生
遂誓曰如我所說不合經義請於現身卽受惡報若
實契佛心願捨壽時踞師子座竟拂衣入虎丘冷然
若有會心處遂棲於青園寺嘗獨坐長松下聚石爲
徒一日講涅槃經至闍提處則說有佛性且曰如我
所說義契佛心否群石皆點頭其年夏月雷震青園
佛殿忽見一龍飛躍生天光影西壁遂改寺名曰龍
光時人嘆曰龍旣去師必行矣數日生果還廬山留
一遺影落於虎丘巖岫間僧衆無不瞻禮生聞雲無

識重譯涅槃經後品果云一闍提人雖復斷善猶有佛性因大喜慰元嘉九年至金陵未幾復還廬山

甲戌道生法師入寂

道生住廬山精舍講涅槃經元嘉十一年十一月升法座論義數番觀聽者莫不怡悅忽見塵尾紛然墜地端坐整容隱几而化壽八十生有疏論世皆寶焉

乙亥道曷法師往生淨土

道曷潁川人從幼師事慧遠歷通三藏言與行合念佛三昧究心無間宋元嘉十二年集眾念佛就座而化異香滿室壽七十一

肥僧叡法師往生淨土

僧叡初從鳩摩羅什受經義後預廬山蓮社一心念佛元嘉己卯忽集眾告別曰吾將行矣遂命具浴燒香禮拜還座面西合掌而化眾見叡榻前一金蓮花倏爾而隱五色香煙從其房出

甲申玄高法師入寂

魏太武聽崔浩之讒囚其太子晃晃乃求哀於玄高高爲作金光明懺帝夢其先祖讓曰不當以讒疑太子旣寤以語群臣群臣皆稱太子無過待之如初浩恐太子將不利於己白帝曰太子前實有謀仍結玄

高以術致先帝恐陛下耳若不蚤除必爲大害帝怒收高及慧崇縊之高弟子玄暢自遠奔至高忽開眸曰大法應緣隨緣盛衰盛衰在跡理常湛然但惜汝等行如我耳惟玄暢南渡汝等死後法當更興善自修心毋令中悔言訖卽化沙門法進號呼曰聖人去世我何用生應聲見高於空中謂進曰不忘一切寧獨棄汝耶進曰和尚與崇公竝生何所高曰我往惡處救護衆生崇歸安養矣言訖不見初高居麥積山聞曇無毘至涼往師事之旬日卽悟無毘嘆以爲勝已魏武遣使迎高爲太子晃師門人得法者甚衆有

一弟子名僧卽自謂得阿羅漢果時方坐夏高乃假以神力使定中見十方無盡世界及聞諸佛所說之法各各不同卽於一夏尋其所見不盡乃生愧悔

丁酉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傳法菩提達磨

般若多羅東印度人得法於不如蜜多因東印度國王請齋次王乃問諸人盡轉經師獨爲何不轉多羅曰貧道出息不涉衆緣入息不居陰界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非但一卷兩卷後行化至南印度彼王名香至尊重供養度越倫等又施無價寶珠時王有三子一名月淨多羅二名功德多羅三名菩提多羅

其季開士也般若多羅欲試其所得乃以所施珠問三王子曰此珠圓明有能及否月淨功德曰此珠七寶中尊固無踰也菩提曰此是世寶未足爲上於諸寶中法寶爲上此是世光未足爲上於諸光中智光爲上此是世明未足爲上於諸明中心明爲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光辨於此既辨此已卽知是珠既知是珠卽明其寶若明其寶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者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寶卽現衆生有道心寶亦然多羅歎其辯慧乃復問曰

於諸物中何物無相曰於諸物中不起無相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高曰於諸物中人我最高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大曰於諸物中法性最大多羅知是法器以時尚未至且默而混之及香至王棄世衆皆號絕菩提獨於柩前入定經七日而出遂依多羅求出家旣受具已多羅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達磨者通大之義也宜各達磨遂改其名後告之曰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囑汝聽吾偈曰心地生諸種因心復生理果滿菩提圓花開世界起付法已卽於座上起立舒左右手各放光明二

十七道五色晃曜又踊身虛空高七多羅樹化火自
焚空中舍利如雨大衆建塔收供當此土宋武帝大
明元年丁酉歲也

戊戌二十八祖菩提達磨說法南印度

般若多羅示寂菩提達磨遂演化於本國時有二師
一名佛大先二名佛大勝多本與磨同學小乘禪觀
佛大先遇般若多羅與磨同稟正法而佛大勝多更
分徒而爲六宗一有相宗二無相宗三定慧宗四戒
行宗五無得宗六寂靜宗各封已解別展化源磨喟
然嘆曰彼之一師已陷牛跡况復支離而分六宗我

若不除永纏邪見言已微現神力至有相宗所問曰
一切諸法何名實相彼衆中有一尊長薩婆羅答曰
於諸相中不互諸相是名實相曰一切諸相而不互
者當何定耶曰於諸相中實無有定若定諸相何名
爲實曰諸相不定便名實相汝今不定當何得之曰
我言不定不說諸相當說諸相其義亦然曰汝言不
定當爲實相不定故卽非實相曰定旣不定卽非
實相知我非故不定不變曰汝今不變何名實相已
變已往其義亦然曰不變當在在不在故故變實相
以定其義曰實相不變變卽非實於有無中何名實

相薩婆羅心知聖師懸解潛達卽以手指虛空曰此是世間有相亦能空故當我此身得似此否曰若解實相卽見非相若了非相其色亦然當於色中不失色體於非相中不礙有故若能是解此名實相彼衆聞已心意朗然欽禮信受磨腎然匿跡至無相宗所問曰汝言無相當何證之彼衆中有波羅提者答曰我名無相心不現故曰汝心不現當何明之曰我明無相心不取捨當於明時亦無當者曰於諸有無心不取捨又無當者諸明無故曰入佛三昧尚無所得何況無相而欲知之曰相旣不知誰云有無尚無所

得何名三昧曰我說不證證無所證非三昧故我說三昧曰非三昧者何當名之汝旣不證非證何證波羅提聞已卽悟本心禮謝於磨懺悔往謬磨記曰汝當得果不久自證此國有魔非久降之言已忽然不現至定慧宗所問曰汝學定慧爲一爲二彼衆中有婆蘭陀者答曰我此定慧非一非二曰旣非一二何名定慧曰在定非定處慧非慧一卽非一二亦不二曰當一不一當二不二旣非定慧約何定慧曰不一不定慧能知非定非慧亦復然矣曰慧非定故然何知哉不一不二誰定誰慧婆蘭陀聞之疑心氷釋

至第四戒行宗所問曰何者名戒云何名行當此戒
行爲一爲二彼衆中有一賢者答曰一二二一皆彼
所生依教無染此名戒行曰汝言依教卽是有染一
二俱破何言依教此二違背不及於行內外非明何
名爲戒曰我有內外彼已知竟旣得通達便是戒行
若說違背俱是俱非言及清淨卽戒卽行曰俱是俱
非何言清淨旣得通故何談內外賢者聞之卽自慙
服至無得宗所問曰汝云無得無得何得旣無所得
亦無得得彼衆中有寶靜者答曰我說無得非無得
得當說得得無得是得曰得旣不得得亦非得旣云

得得得得何得曰見得非得非得是得若見不得名
爲得得曰得旣非得得無得旣無所得當何得得
寶靜聞之頓除疑網至寂靜宗所問曰何名寂靜於
此法中誰靜誰寂彼有尊者答曰此心不動是名爲
寂於法無染名之爲靜曰本心不寂要假寂靜本來
寂故何用寂靜曰諸法本空以空空故於彼空空故
名寂靜曰空空已空諸法亦爾寂靜無相何靜何寂
彼聞指誨豁然開悟於是六衆咸誓歸依 實誌金
陵人初東陽民朱氏婦聞兒啼鷹巢中梯樹得之舉
以爲子七歲依鍾山僧儉出家專修禪觀至是顯迹

以剪尺拂子掛杖頭負之而行經聚落兒童譁逐或微索酒或累日不食嘗遇食餽者從而求之食者分啗而有輕薄心誌卽吐水中皆成活魚往來於皖山劍水之下髮而徒跣著錦袍面方而瑩徹如鏡手足皆鳥爪時時題詩初若不可解後皆有驗

佛祖綱目卷第二十六

終

華亭居士張翼軫施刻此卷

養空居士對會稽馬存預書

孝應儒刻

崇禎壬申仲秋

佛祖綱目卷第二十七

成字號

甲子

齊武帝永明二年

甲戌

明帝建武元年

辛巳

中興元年

壬午

梁武帝天監元年

庚子

改晉通

丁未

改大

巳酉

改中

乙卯

改大

癸

亥

梁武帝大同九年止

梁蕭姓四主共五十六年

壬午
寶誌大士說法王宮

初齊武帝怒寶誌惑衆收逮建康獄是日人見誌遊行市井而撿較仍在獄中其夕語吏曰門外有兩輿食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果文惠太子竟陵王送供至建康令以聞帝悔謝迎至禁中俄帝宴後宮誌乃暫

出已而猶見行道於顯揚殿帝驚遣吏至問吏白誌久出在省中帝益神敬之後誌假神力於帝見高祖地下受錐刀之苦自是永廢錐刀王仲熊問仕何所至誌不答解杖頭左索與之熊後果至尚書左丞徐陵兒時父携謁誌誌摩其頂曰此兒天上石麒麟也後果顯於世壬午梁武帝卽位召誌至闕帝一日整容問曰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曰十二問其旨如何曰在書字時節刻漏中帝益不曉又問弟子何時得以靜心修習曰安樂禁 初武帝夢神僧告曰六道四生受大苦惱何不爲作水陸大齋救拔之帝乃

扣沙門惟誌勸帝尋經必有因緣帝乃取佛經躬自披覽創造儀文三年乃成於夜捧文停燭白佛曰若此文理協聖凡願拜起時此燈自明或儀式未詳燈暗如故言訖投地一禮初起燈燭盡明天監四年二月十五日於鎮江金山依儀修設誌又嘗假帝神力令見地獄苦相問何以救之曰夙生定業不可頻滅惟聞鐘聲其苦暫息於是詔天下寺院擊鐘當舒徐其聲 帝嘗詔書工張僧繇寫誌像僧繇下筆輒不自定誌遂以指撻面門分披出十二面觀音相或慈或威繇竟不能寫誌曰毘婆尸佛蚤留心直至而今

不得妙他日與帝臨江縱望有物汭流而上誌以杖引之隨杖而至乃紫旃檀卽以屬供奉官令雕誌像頃刻而成神彩如生

甲午寶誌大士示寂

寶誌示現四十餘載天監十三年冬忽告衆僧令移寺金剛神像出置於外乃密謂人曰菩薩將去因詣內殿與武帝永訣帝大驚問曰朕壽幾何誌不答以手指脰及頸而出回山燃一燭以付後閣舍人吳慶慶以事聞帝嘆曰大師不復留矣燭者將以後事燭我乎十二月六日無疾而終舉體香軟壽九十二帝

爲建塔於鍾山獨龍阜勅陸倕製銘王筠立碑先是誌與帝登鍾山指前獨龍岡阜曰此爲陰宅則永其後帝曰誰當得之誌曰先行者得之是年示寂帝乃以金二十萬易其地建浮圖五級鎮以無價寶珠塋之日車駕親臨誌忽現於雲間萬衆歡呼聲震山谷誌嘗垂語曰終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又曰京都鄴都浩浩還是菩提大道又曰如我身空諸法空千品萬類悉皆同又嘗問一梵僧承聞尊者喚我作屠兒曾見我殺生麼曰見曰有見見無見見不有不見見若有見見是凡夫見無見見是聲聞見不有不

無見是外道見未審尊者如何見梵僧曰你有此等見耶誌便休去嘗作十二時歌曰平旦寅狂機內有道人身窮苦已經無量劫不信常擎如意珍若捉物入迷津但有纖毫卽是塵不住舊時無相貌外求知識也非真日出卯用處不須生善巧縱使神光照有無起意便遭魔事燒若施功終不了日夜被他人我拘不用安排只麼從何曾心地生煩惱食時辰無明本是釋迦身坐臥不知元是道只麼忙忙受苦辛認聲色覓踈親只是他家染汚人若擬將心求佛道問取虛空始出塵禺中已未了之人教不至假使通達

祖師言莫向心頭安了義只守玄沒文字認著依前還不是暫時自肯不追尋曠劫不遭魔境使日南午四大身中無價寶燄空華不肯拋作意修行轉辛苦不曾迷莫求狂狂你朝陽幾回暮有相身中無相身無明路上無生路日昃未心地何曾安了義他家文字沒踈親不用將心求的意任縱橫絕忌諱長在人間不在世運用不離聲色中歷劫何曾暫拋棄晡時申學道先須不厭貧有相本來權積聚無形何用要求真作淨業却勞神忽認愚癡作近隣言下不求無處所暫時喚作出家人日入西虛幻聲音不長久

禪悅珍羞尚不餐誰能更飲無明酒勿可拋勿可守
蕩蕩逍遙不曾有縱你多聞達古今也是癡狂外邊
走黃昏戊狂子施功投暗室假使心通無量時歷劫
何曾異今日擬商量却啾唧轉使心頭黑如漆晝夜
舒光照有無癡人喚作波羅蜜人定亥勇猛精進成
懈怠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超釋迦越
祖代心有微塵還質礙放蕩長如癡兀人他家自有
通人愛半夜子心住無生卽生死死何曾屬有無
用時使用無文字祖師言外邊事識取起時還不是
作意搜求實沒蹤生死魔來任相試雞鳴丑一顆圓

光明已久內外推尋覓總無境上施爲渾大有不見
頭亦無手天地壞時渠不朽未了之人聽二言只這
如今誰動口誌又作大乘讚十首十四科頌十四首
亥慧約法師說戒王宮

慧約姓婁氏少有風德族祖給事中婁幼瑜每見約
輒起爲禮或問此乃君族下班何乃恭耶瑜曰菩薩
出世方且師於天下豈直老夫致敬而已梁武帝請
居省中天監十八年四月八日帝受約菩薩戒復設
無遮大會是日忽有甘露降於庭三足鳥二孔雀歷
堦馴伏凡太子諸王公卿道俗從約受戒者四萬八

千人因大救天下

庚子傳大士隱居雙林

齊建武四年五月八日傳大士降生於婺州義烏縣
傳宣慈家名翕字玄風年十六娶劉氏名妙光生子
普建普成年二十四泝水取魚於稽亭塘下獲魚已
沉籠水中曰去者適止者畱人或謂之愚會有天竺
僧嵩頭陀語曰我昔與汝於毘婆尸佛前發願度生
汝今何時還兜率宮因命臨水觀影見圓光寶蓋便
悟前因士笑曰爐鞴之所多鈍鐵良醫之門足病人
度生爲急何暇思天宮之樂乎於是棄魚具携行歸

舍因問修道之地嵩指松山雙檣樹曰此可矣遂結
菴自號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種植蔬果爲
人傭作與妻妙光晝作夜歸敷演佛法

庚子

二十八祖菩提達磨至震旦國

東土初祖

菩提達磨南天竺國香至王之第三子姓刹帝利本
名菩提多羅遇般若多羅付法因改名達磨磨問多
羅當往何國作佛事曰汝雖得法未可遠遊且止南
天待吾滅後六十七載當往震旦設大法藥直接上
根慎勿速行衰於日下曰彼有大士堪爲法器否千
載之下有留難否曰汝所化之方獲菩提者不可勝

數吾滅後六十餘年彼國有難水中文布自善降之
汝至南方勿往彼惟好有爲功業不見佛理汝縱到
彼亦不可久留聽吾偈曰路行跨水復逢羊獨自棲
棲暗渡江日下可憐雙象馬二株嫩桂久昌昌又問
此後更有何事曰從是去一百五十年而有小難聽
吾識偈曰心中雖吉外頭凶川下僧房名不中爲遇
毒龍生武子忽逢小鼠寂無窮又問此後如何曰却
後二百二十年林下見一人當得道果聽吾識曰震
旦雖闊無別路要假兒孫脚下行金雞解銜一粒粟
供養十方羅漢僧復演諸偈皆預識佛教隆替磨稟

教義服勤四十年迨多羅順世降伏六宗化被南天
經六十載度無量衆後值磨叔父異見王欲毀佛法
磨憫之欲開其蒙六衆亦各念佛法有難師將何匡
濟磨遙知衆意彈指應之六衆悉聞云此我師信響
皆至磨所磨曰一翳蔽空孰能剪拂前無相宗宗勝
欲行磨曰汝雖辯慧道力未全且與王無緣勝辭磨
竟至王所廣陳法要王曰汝今所解其法何在宗勝
曰如王治化當合其道王所有道何在王曰我所有
道將除邪法汝所有法將伏何人磨不起於座懸知
宗勝義墮召波羅提曰宗勝不稟吾語與王論屈汝

急往救波羅提曰願假神力言訖雲生足下至王前時王正問宗勝忽見愕然忘其所問答曰乘空來者是正是邪提曰我非邪正而來正邪王心若正我無邪正王雖驚異而驕慢方熾卽擯宗勝令出提曰王既有道何擯沙門我雖無解願王致問王怒而問曰何者是佛曰見性是佛曰師見性否曰我見佛性曰性在何處曰性在作用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曰今現作用王自不見曰於我有否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曰其八出現當爲我說提卽說偈

曰在胎爲身處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蒐王聞偈已心卽開悟悔謝前非咨詢法要王復問提師承爲誰曰卽大王叔菩提達磨是也王聞驚駭遽勅近臣迎磨至王宮磨爲王懺悔往非王聞泣謝詔宗勝歸國近臣曰宗勝被謫時已捐軀投崖矣磨曰勝尚在召之當至初勝受擯耻不能正王遂投身危崖俄有神人以手捧承置於巖上勝曰我忝沙門當與正法爲主不能抑絕王非是以捐身自責神何佑助願示

所以於是神人說偈曰師壽於百歲八十而造非爲
近至尊故熏修而入道雖具少智慧而多有彼我所
見諸賢等未嘗生珍敬二十年功德其心未恬靜聰
明輕慢故而獲至於此得王不敬者當感果如是自
今不疎怠不久成奇智諸聖悉存心如來亦復爾勝
聞偈欣然遂宴坐巖間至是王遣使召勝磨謂王曰
知勝來乎曰未知曰再命乃來耳使者至山而勝辭
果再命乃至磨念震旦緣熟行化時至乃辭祖塔別
同學後至王所慰之曰勤修白業護持三寶吾去非
晚一九卽回磨汎重溟凡三周寒暑達於南海

○菩提達磨至金陵

達磨至南海廣州刺史蕭昂表聞武帝帝遣使齎詔
迎請以普通元年十一月至金陵帝問朕卽位以來
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曰竝無功德曰
何以無功德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
雖有非實曰如何是真功德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
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又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曰廓
然無聖曰對朕者誰曰不識帝莫測玄旨

○千歲寶掌和尚叅菩提達磨

寶掌中印度人自降神受質卽左掌握拳七歲祝髮

乃展因名實掌魏晉間東遊此土入蜀禮晉賢常不食日誦般若等經千餘卷一日謂衆曰吾有願住世千歲今六百二十有六矣故人以千歲稱之宋大明中遊五臺南歷衡岳黃梅匡廬尋入建業會達磨入梁就而扣請玄旨悟無生忍武帝高其道臘延供內庭未幾如吳述偈曰梁城遇導師叅禪了心地飄零二浙遊更盡佳山水遂遍探兩浙名山

○初祖菩提達磨至少林

達磨知武帝機不算是歲十一月十九日潛回江北二十三日至洛陽止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終日默

然人莫之測謂之壁觀婆羅門

甲辰初祖菩提達磨傳法慧可

慧可武牢姬氏子父以無子禱祈既久一夕有異光照室母遂懷妊故生而名之曰光自幼志氣不群博極載籍尤精玄理不事家產好遊山水後覽佛書超然自得出家受具浮游講肆徧學大小乘義年三十二返香山終日宴坐又八年於寂默中忽見一神人謂曰將欲受果何滯此耶大道匪遙汝其南矣翼日覺頭痛如刺欲治之空中有聲曰此換骨也往見本師本師視其頂骨如五峯秀出以有神異更名神光

復謂曰汝相吉祥當有所證神令汝南者少林有達磨大士必汝之師也光受教遂造少林參磨磨常面壁默坐莫聞誨勵光自惟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濟飢布髮掩泥投崖飼虎古尚若此我又何人值大雪光夜侍立遲明積雪過膝立愈恭磨顧而憫之問曰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悲淚曰惟願和尚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群品磨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真乘徒勞勤苦光聞磨誨勵潛取利刀自斷左臂置於磨前磨知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爲法忘

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因與易名曰慧可光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曰將心來與汝安曰覓心了不可得曰我與汝安心竟

戊申傳大士設大會

傳大士住雙林七年一日行道次感七佛相隨釋迦引前維摩接後惟釋尊數顧共語爲我補處也又一曰見釋迦金粟定光三如來放光襲其體士乃曰我得首楞嚴定錄是弟子益衆大通二年士欲導群品乃化妻子鬻身助設大會

○初祖菩提達磨示寂

西天二十八祖

達磨居少林爲慧可說法祇教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可以入道可種種說心性曾未契理磨祇遮其非不爲說無念心體一日可忽曰我已息諸緣磨曰莫成斷滅去否曰不成斷滅曰此是諸佛所傳心體更勿疑也魏永安二年忽謂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盍言所得乎道副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磨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闍佛國一見更不再見磨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蘊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

磨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三拜依位而立磨曰汝得吾髓乃顧可曰昔如來以正法眼藏付迦葉大士展轉囑累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汝袈裟以爲法信各有所表宜可知矣曰請師指陳曰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後代澆薄疑慮競生云我西天之人汝此方之子憑何得法以何證之汝今受此衣法却後難生但出此衣并吾法偈用以表明其化無礙至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偈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潜符密證千萬有餘汝當闡揚勿輕未悟一念回機便

同本得聽吾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
五葉結果自然成又曰吾有楞伽經四卷亦用付汝
卽是如來心地要門令諸衆生開示悟入吾自到此
凡五度中毒我嘗自出而試之置石石裂緣吾本離
南印來此東土見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遂踰海越
漠爲法求人際會未諧如愚若訥今得汝傳授吾意
已終言已乃與徒衆往禹門止三日有期城太守楊
銜之蚤慕佛乘問磨曰西天五印師承爲祖其道如
何曰明佛心宗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又問此外如何
曰須明他心知其今古不厭有無於法無取不賢不

愚無迷無悟若能是解故稱爲祖又曰弟子歸心三
寶亦有年矣而智慧昏蒙尚迷真理適聽師言罔知
攸措願師慈悲開示宗旨磨知懇到卽說偈曰亦不
覩惡而生嫌亦不觀善而勤措亦不捨智而近愚亦
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今過量通佛心今出度不與
凡聖同纏超然名之曰祖銜之聞偈悲喜交併曰願
師久住世間化導群有曰吾卽逝矣不可久留根性
萬差多逢愚難曰未審何人弟子爲師除得否曰吾
以傳佛秘密利益迷途害彼自安必無此理曰師若
不言何表通變觀照之力磨不獲已乃爲識曰江槎

王从浪管炬開金鎖五口相共行九十無彼我銜之莫測禮辭而去時魏氏奉釋禪雋如林光統律師流支三藏者僧中鸞鳳而議多與磨相違磨玄風遐振有識咸歸彼徒生嫉數加毒藥莫能中傷至第六度以化緣既畢遂端居而逝卽已酉十月五日也堇熊耳山起塔定林寺其年魏使宋雲自西域還遇磨葱嶺見手携隻履翩翩獨逝雲問師何往曰西天去雲歸具奏其事帝令啓壙惟隻履存焉詔取遺履於少林寺供養梁武帝追憶自撰碑文刻之鍾山其末云嗟乎見之不見逢之不逢遇之不遇今之古之悔之恨

之朕雖一介凡夫敢師之於後云

癸丑梁武帝問道傳大士

癸丑正月傳大士遣弟子傳晔詣闕奉書於梁武帝帝詔迎赴闕問師事從誰曰從無所從師無所師事無所事又問何不論義曰菩薩所說非長非短非廣非狹非有邊非無邊如如正理復有何言

乙卯梁慧約法師入寂

大同元年九月慧約示微疾武帝勅遣舍人問疾約曰今夜當去至五鼓異香滿室左右肅然乃誡門人曰夫有生有死自然常數勤修念慧勿起亂想言畢

合掌而逝約嘗所乘青牛吼淚不息白鶴一雙自建塔始環遶哀鳴聲甚悽惋後三日欻然而去

紀傳大士說法王宮

大同五年傳大士再入都武帝延見問曰何爲真諦曰息而不滅曰息而不滅此則有色有色故鈍如此則居士未免流俗曰臨財無苟得臨難無苟免曰居士大識禮曰一切諸法不有不無大千世界所有色像莫不皆空百川叢注不過於海無量妙法不出真如如來何故於三界九十六道中獨超其最視一切衆生有若赤子天下非道不安非禮不樂帝默然一

日帝請講金剛經士纔陞座以尺揮案一下便下座帝愕然有僧曰陛下還會麼曰不會曰大士講經竟

壬戌曇鸞法師往生淨土

東魏曇鸞出家志欲延壽而後修佛法聞江南隱士陶弘景有仙術至梁謁景景欣然授以仙方十卷及還魏至洛遇菩提流支問佛法中有長生不死法否曰是何言歟此土何曾有長生法縱得少時不死終更輪迴耳卽授以觀經曰此吾金仙氏之長生也依而修之永出生死鸞乃焚仙經精修淨土魏主號爲神鸞興和四年見香花幡樂來迎奄然而逝

佛祖綱目卷第二十七終

華亭居士張翼軫施刻此卷
養空居士對會稽馬存預書
崇禎壬申仲秋男之梅刻

佛祖綱目卷第二十八歲字號

甲子梁武帝大同十年起丙寅改中丁卯改太清庚午簡文大寶元年

壬申元帝承聖元年乙亥敬帝紹泰元年丙子改太平丁丑陳高祖永定元年

年庚辰世祖天嘉元年丙戌陳改天康丁亥陳臨海王光大元年己丑陳宣

帝太建元年辛丑隋高祖文帝開皇元年癸卯陳後主至德元年丁未陳

禎明辛酉隋改仁壽三年止癸亥隋文帝仁壽三年止

北朝周宇文姓五主共二十六年齊高姓六

主共二十八年

南朝後梁蕭姓三主共三十三年陳陳姓五

主共三十三年隋楊姓三主共三十八年

甲傳大士設大法會

傳大士嘗著心王銘曰觀心王空玄妙難測無形無相有大神力能滅千災成就萬德體性雖空能施法則觀之無形呼之有聲爲大法將心戒傳經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心王亦爾身內居停面門出入應物隨情自在無礙所作皆成了本識心識心見佛是佛是心是心是佛念念佛心佛心念佛欲得蚤成戒心自律淨律淨心心卽是佛除此心王更無別佛欲求成佛莫染一物心性雖空貪嗔體實入此法門端坐成佛到彼岸已得波羅蜜慕道真

士自觀自心知佛在內不向外尋卽心卽佛卽佛卽心心心明識物曉了識心離心非佛離佛非心非佛莫測無所堪任執空滯寂於此漂沉諸佛菩薩非此安心明心大士悟此玄音身心性妙用無更改是故智者放心自在莫言心王空無性體能使色身作邪作正非有非無隱顯不定心性離空能凡能聖是故相勸好自防慎剎那造作還復漂沉清淨心智如世黃金般若法藏竝在身心無爲法寶非淺非深諸佛菩薩了此本心有緣遇者非去來今又偈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纖毫不相離

如身影相似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又偈有物先
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周士於梁
大同十年設大法會普爲衆生懺滅罪苦速得解脫
士又以佛經目錄繁多人或不能遍閱乃建輪藏立
願曰登吾藏門者生生世世不失人身發菩提心者
能推輪藏與持誦諸經功德無異 梁武帝蕭衍狀
貌奇偉日角龍顏項有圓光身不映日所居之室嘗
若雲氣紉而好學自詩書以至陰陽綿候卜筮占決
草隸尺牘弓矢騎射竝洞精微雖登大位猶手不釋
卷晚奉佛道日止一食非宗廟祭祀宴饗大會不舉

樂決死囚必流涕勤政事雖冬月過子夜執筆視事
手爲皴裂性方正居暗室必理衣冠暑月未嘗褰袒
雖見內豎小臣如遇嚴賓焉太清三年侯景陷臺城
以甲士五百人自衛帶劍上殿帝神色不動使向三
公坐榻謂曰卿在戎日久無乃爲勞景惶懼不能對
出謂左右曰吾每據鞍臨敵矢石交下了無所怖今
見蕭公使人畏懼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復見之矣寢
疾日夕念佛不絕口大漸不能進膳久而口苦索蜜
舉手曰荷荷遂崩於淨居殿壽八十六

唐
午慧聞大師發明心觀

北齊慧聞姓高氏因閱龍樹大智度論恍然大悟遂
遙稟龍樹爲師

甲戌傳大士供養三寶

承聖三年傳大士復捨家貲爲衆生供養三寶偈曰
傾捨爲群品奉供天中天仰祈甘露雨流澍竝無邊
○慧思叅慧聞大師

慧思武林李氏子頂有肉髻牛行象視少以慈恕聞
於閭里嘗夢梵僧勸令出家乃辭親剃染及稟具戒
日惟一食誦法華千遍梁承聖三年聞北齊慧聞有
徒數百乃往受法晝夜攝心脇不至席坐夏三七日

獲宿命通尋有障起四肢緩弱不能行步自念曰病
從業生業從心起心源無起外境何狀病業與身都
如雲影作是觀已輕安如故夏滿猶無所得深懷慚
愧放身倚壁背未至間豁然開悟法華三昧 陸法
和少隱江陵清溪山服勤沙門執弟子禮及長出游
以操行絕等爲梁湘東王所重初侯景始降和知其
必叛以語朱元英英不了其意未久景圍京城英求
策和曰取菓宜待熟景遣將任約擊湘東王和乞軍
禦之對壘赤沙湖賊因風縱火燒廬和以白羽揮風
風卽返約軍大潰士卒求約不獲和曰洲際有水剝

約在其下也可往擒之果得約和捨之謂王曰他日當得力約後果爲王立功湘東王卽位是爲元帝改元承聖以和爲郢州刺史爵以閑散始和欲大舉定魏帝不許和笑曰吾嘗不希釋梵天王坐處豈窺人王位耶但吾與王於空王佛所有因緣如不能用則柰業何至是帝爲魏所敗和乃歸齊齊文帝大喜封和爲太尉賜甲第和乞爲佛寺身居偏室日手持香爐行道禮佛燒香凝坐預期亾日時至坐去

唐
辰智覲叅慧思大師

智覲字德安華容陳氏子父封開國侯母徐始姬夢

吞白鼠并香雲五色縈繞於懷誕生之夕祥光燭隣目有重瞳膚不受垢臥必合掌坐必面西七歲入寺聞僧誦普門品卽隨念之忽自憶七卷之文宛如宿習十五禮佛恍焉如夢見大山臨海際峯墳有僧招手復接入一伽藍云汝當居此汝當終此出家進具後至大蘇山謁慧思思一見謂曰昔靈鷲同聽法華經今復來矣示以普賢道場說四安樂行覲入觀三七日誦法華經至藥王品曰是真精進是真法供養如來於是悟法華三昧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宿通便發以所證白思思曰非爾弗證非我不識此乃

法華三昧前方便初旋陀羅尼也縱令文字之師千萬不能窮汝之辯於說法人中最爲第一

○二祖慧可傳法僧璨

慧可自達磨西歸繼闡玄風博求法嗣至北齊有一居士年踰四十不言名氏聿來設禮而問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可曰將罪來與汝懺曰覓罪了不可得曰我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曰今見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曰是心是佛是心是佛法佛無二僧寶亦然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可深器之卽爲

剃髮曰是吾寶也宜名僧璨其年三月十八日受具自茲疾漸愈執侍經二載可乃告曰菩提達磨遠自竺乾以正法眼藏密付於吾吾今授汝并達磨信衣汝當守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本來緣有地因地種花生本來無有種花亦不曾生又曰汝受吾教宜處深山未可行化當有國難曰師旣預知願垂示誨曰斯乃達磨傳般若多羅懸記云心中雖吉外實凶是也吾較年數正在於茲當諦思前言勿罹世難然吾亦有宿累今須酬之善去善行俟時傳付 僧那姓馬氏少而神俊通究墳典年二十一講禮易於東海

聽者如市暨南徂相部學衆隨至會慧可說法與同志十人投可出家自爾手不執筆永捐世典惟一衣一鉢一坐一食奉頭陀行既久侍於可後謂門人慧滿曰祖師心印非專苦行苦行但助道耳若勢本心發隨意真光之用則苦行如握土成金若惟務苦行而不明本心爲憎愛所縛則苦行如黑月夜履於險道汝欲明本心者當審諦推察遇色遇聲未起覺觀時心何所之是無耶是有耶既不墮有無處所則心珠獨朗常照世間而無一塵許間隔未嘗有一剎那頃斷續之相故我初祖兼付楞伽經四卷謂我師二

祖曰吾觀震旦惟有此經可以印心仁者依行自得度世又二祖凡說竟乃曰此經四世之後變成名相深可悲哉我今付汝宜善護持非人慎勿傳之付囑已乃遊方莫知其終向居士幽棲林野木食澗飲比齊天保初聞慧可盛化乃致書通好曰影繇形起響逐聲來弄影勞形不識形爲影本揚聲止響不知聲是響根除煩惱而趣涅槃喻去形而覓影離衆生而求佛果喻默聲而尋響故知迷悟一途愚智非別無名作名因其名則是非生矣無理作理因其理則爭論起矣幻化非真誰是誰非虛妄無實何空何有

將知得無所得失無所失未及造謁聊申此意伏望
答之可命筆廻示曰備觀來意皆如實真幽之理竟
不殊本迷摩尼謂瓦礫豁然自覺是真珠無明智慧
等無異當知萬法卽皆如慙此二見之徒輩申時措
筆作斯書觀身與佛不差別何須更覓彼無餘居士
捧披祖偈乃伸禮觀密承印記

慧思大師住南嶽

慧思住大蘇示衆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已求莫
從他覓覓卽不得得亦不真偈曰頓悟心源開寶藏
隱顯靈通現真相獨行獨坐常巍巍百億化身無數

量縱令逼塞滿虛空看時不見微塵相可笑物今無
比况口吐明珠光晃晃尋常見說不思議一語標名
言下當思嘗登座講大般若經爲諸論師競中毒藥
思一心念般若毒卽爲消命門人智覲代講覲至一
心具萬行忽有所疑請師決之思曰如汝疑者乃大
品次第意耳未是法華圓頓旨也吾昔於夏中一念
頓發諸法現前吾旣身證不勞致疑覲問所證是十
地耶曰吾一生望入銅輪圓住以領徒太蚤損已益
他但居鐵輪耳圓信思嘗手執如意於衆中指覲曰
可謂法付法臣法王無事者也時大蘇被警徒衆不

安思乃謂覬曰吾久羨南嶽恨法無所寄汝可傳燈
莫作最後斷佛種人汝於陳國有緣宜往利益覬奉
命乃至陳住瓦官寺開法華經題思於光大二年六
月日將四十餘僧徑趨南嶽登祝融峯遇嶽神會棋
神曰師何來此曰求檀越一坐具地曰諾卽飛錫以
定其處今福嚴寺嶽神乞戒思爲說法因曰吾寄此山止
期十載已後必事遠遊吾前身曾履此處巡至衡陽
值一處林泉勝異曰此古寺也吾昔曾居命掘之基
址猶存又指巖下曰吾此坐禪賊斬吾首尋得枯骸
一具自此道化彌盛陳主目爲大禪

肥善慧傳大士示寂

彌勒化身

傳大士住雙林大作佛事嘗有偈曰空手把鋤頭步
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陳太建元年有
慧和法師不疾而終嵩頭陀亦於柯山入滅士懸知
謂普建普成曰嵩公兜率待我決不可久畱也時四
側花木方當秀實欻然枯瘁四月二十四日示衆此
身甚可厭惡衆苦所集須慎三業精勤六度若墜地
獄卒難得脫常須懺悔又曰吾滅已不得移寢床七
日當有法猛上人持像及鐘來鎮於此弟子問歸寂
後形體如何曰山嶺焚之問若不遂何如曰勿用棺

歛但壘甓爲壇移尸於上屏風周繞絳覆之上建浮圖鎮以彌勒像又問諸佛滅度皆說功德師之發跡可得聞乎曰我從第四天來爲度汝等次補釋迦及傳普敏文殊慧集觀音何昌阿難同來贊助故大品經云有菩薩從兜率天來諸根猛利疾與般若相應卽吾身是也言訖趺坐而逝壽七十三至七日法猛上人果持織成彌勒像及九乳鐘來鎮龕所須更不見晉天福九年錢王發塔取靈骨一十六片皆紫金色及道具十餘事至府城龍山建龍華寺塑像安置
○三祖僧璨隱皖公山

僧璨不知何許人初以處士謁慧可得度傳法陳太建元年自比齊來司空山遂隱於皖公山當周武帝毀法璨深自韜晦居無常處積十餘載人無能知者
○靜謁法師隱太乙山

初靜謁聞周武廢教慨然嘆曰食周之粟而忘其事可謂忠乎卽詣闕求見極陳毀教禍福報應之事指證明白帝爲改容顧旣行之詔不可返因謝遣之謁退而泣曰大教阨塞吾何忍見遂遁歸終南山帝欲官之遣衛士求謁謁聞徙入太乙山號泣七日夜聲不絕撰三寶錄二十卷宣政元年七月告弟子曰吾

生無補於世將事捨身衆號泣因令侍者出山藹瀝血書偈一篇遂坐磐石留一內衣自條其肉布於石上引腸胃掛松枝上五臟皆外見餘筋肉手足頭面骨拆殆盡以刀割心捧之端坐而逝餘骸竝無遺血但見白乳傍流凝於石次聞者莫不流涕

乙 智覬大師隱天台山

智覬居金陵瓦官八年陳太建七年九月謝遣徒衆隱天台山時佛隴峰有定光大師謂弟子曰不久當有勝善知識領徒至此俄而覬至光曰還憶疇昔舉手招引時否乃共至菴所其夜聞空中鐘磬聲曰是

何祥也曰此是捷槌集僧得住之相此峰金地我已居之北峰銀地汝當居焉覬嘗獨往華頂峰坐禪忽於後夜大風拔木迅雷震山魑魅千群一形百狀倏忽轉變不可稱計又作父母師僧之形乍枕乍抱悲硬流涕覬安心空寂深念實相強輒二緣所不能動明星出時神僧讚曰制敵勝怨乃可爲勇能過斯難無如汝者旣安慰已復爲說法覬曰大聖是何法門當云何學云何弘宣答曰此名一實諦學之以般若宣之以大悲從今已後自行兼人吾皆影響

丁 西慧思大師入寂

慧思住南嶽有一老宿令人傳語曰何不下山教化衆生目視雲漢作麼思答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更有甚麼衆生可教化大建九年六月日思謂門人曰若有十人不惜身命常修法華般若舟念佛三昧方等懺悔期於見證者隨有所須吾自供給如無此人吾卽遠去矣時衆以苦行事難竟無答者思乃屏衆入寂小師靈辨號慟思開目曰何得驚動吾耶癡人出去卽唱佛合掌而逝顏色如生異香滿室

辛丑開皇元年復興佛教

周武廢教辛丑隋文帝卽位改元開皇詔五嶽各置

僧寺又於相州戰地建伽藍一所帝志思弘法是冬有沙門智周等賁經二百六十部應期自西域而還勅付有司召人番譯帝姓楊名堅華陰人生時赤光照室紫氣滿庭宅旁有尼寺尼名智仙世號神尼會炎暑母扇之寒甚幾絕尼自外至謂其父曰此兒佛天所祐身如舍利不可壞也遂名帝曰那羅延又曰兒來處異倫俗家穢污可就寺養之父乃以尼委兒一日尼外出母來抱兒忽見兒化爲龍鱗角已具驚惶墮地尼歸見曰何因妄觸我兒致令晚得天下及年七歲尼告帝曰汝後大貴當自東方來佛法時

滅賴汝而興帝年十三方始還家及周武廢教尼隱其家未幾而逝至是帝果自山東入爲天子大興佛法皆如尼言及登位後每顧群臣追念阿闍黎以爲口實又云朕興繇佛法而好食麻豆前身似從道人中來繇少時在寺至今樂聞鐘鼓之聲

癸丑灌頂叅智覬大師

灌頂章安吳氏子字法雲始生三月能隨母稱三寶各有僧過門謂其母曰此子非凡因以灌頂爲名出家受具天縱慧解陳至德癸卯謁智覬稟受觀法頓蒙印可覬命爲侍者隨所住處悉能受持

壬子道信叅三祖僧璨

道信姓司馬氏世居河內後徙蘄州廣濟縣生而起異幼慕空宗諸解脫門宛如宿習開皇十二年信年十四往禮僧璨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璨曰誰縛汝曰無人縛曰何更求解脫乎又問如何是古佛心曰如今是甚麼心曰我今無心曰汝旣無心諸佛豈有耶信於言下大悟

癸丑二祖慧可示寂

慧可旣付法僧璨已旋往鄴都隨宜說法一音演暢四衆歸依如是積三十四載遂韶光混跡變易儀相

或入酒肆或過屠門或習街談或隨廝役人驚問曰師是道人何故如是曰吾自調心何關汝事又於甕城縣匡救寺三門下談無上道聽者林會時有辯和法師於寺中講涅槃經學徒聞可闡法稍稍引去辯和不勝其憤致謗於邑宰翟仲侃加以非法可怡然委順識者謂之償債時癸丑三月十六日也年一百七歲塋磁州滏陽縣東北七十里

○智覲大師說法玉泉

智覲至荊州玉泉入定一大木中一日有巨鱗長十餘丈張口內向陰魔列陣砲矢如雨經一七日覲無

懼色憫之曰汝所爲者生死衆業貪着餘福不自悲悔言訖衆妖俱滅其夕雲開月明見二人威儀如王前致敬曰予卽關羽漢末紛亂九州瓜裂曹操不仁孫權自保予義臣蜀漢期復帝室時事相違有志不遂死有餘烈得王此山大德聖師何枉神足曰欲於此地建立道場以報生身之德耳曰願哀憫我愚特垂攝受此去一舍山如覆船其土深厚弟子當與子平建寺化供願師安禪七日以須其成旣出定見湫潭千尺化黿平地棟宇煥麗巧奪人目遂領衆入居演法一日神白覲曰弟子今日獲聞出世間法願洗

心易念求受皈戒永爲菩提之本觀授五戒

○智觀大師示寂

丁巳十一月晉王遣使奉迎智觀觀將行謂門人曰
吾將往而不返汝等當成就佛隴南寺又曰乃是王
家所辦汝等見之吾不見也到剡東石城寺百尺石
像前而止顧侍者曰吾知命在此不復前進輟斤絕
絃於今日矣唱觀無量壽佛經題竟復曰四十八願
莊嚴淨土華池寶樹易往無人火車相現一念改悔
者尚得往生况戒定薰修聖行道力功不唐捐矣時
石佛放大光明覆滿山谷門人請曰未審大師何位

何生曰吾不領衆必淨六根損已利他但登五品汝
問何生者吾諸師友侍從觀音皆來迎我言訖而逝
庚申三祖僧璨傳法道信

道信依三祖悟道服勞九載後於吉州受具戒侍奉
尤謹僧璨屢試以玄微知其緣熟乃付衣法偈曰華
種雖因地從地種華生若無人下種華地盡無生
隋獨孤氏雖處王宮深厭女質一心念佛仁壽辛酉
命終時永安宮北種種音樂自然震響異香滿室從
空而至天竺那那到京帝問是何祥瑞對曰淨土有
佛號阿彌陀皇后業高超登彼國故現斯瑞耳

佛祖綱目卷第二十八終

佛祖綱目自卷第十九至卷第二十八俱憲副

張翼軫捐貲助刻計字三萬一千二百五十二

養空居士對馬存預書之拍刻

崇禎壬申仲秋



